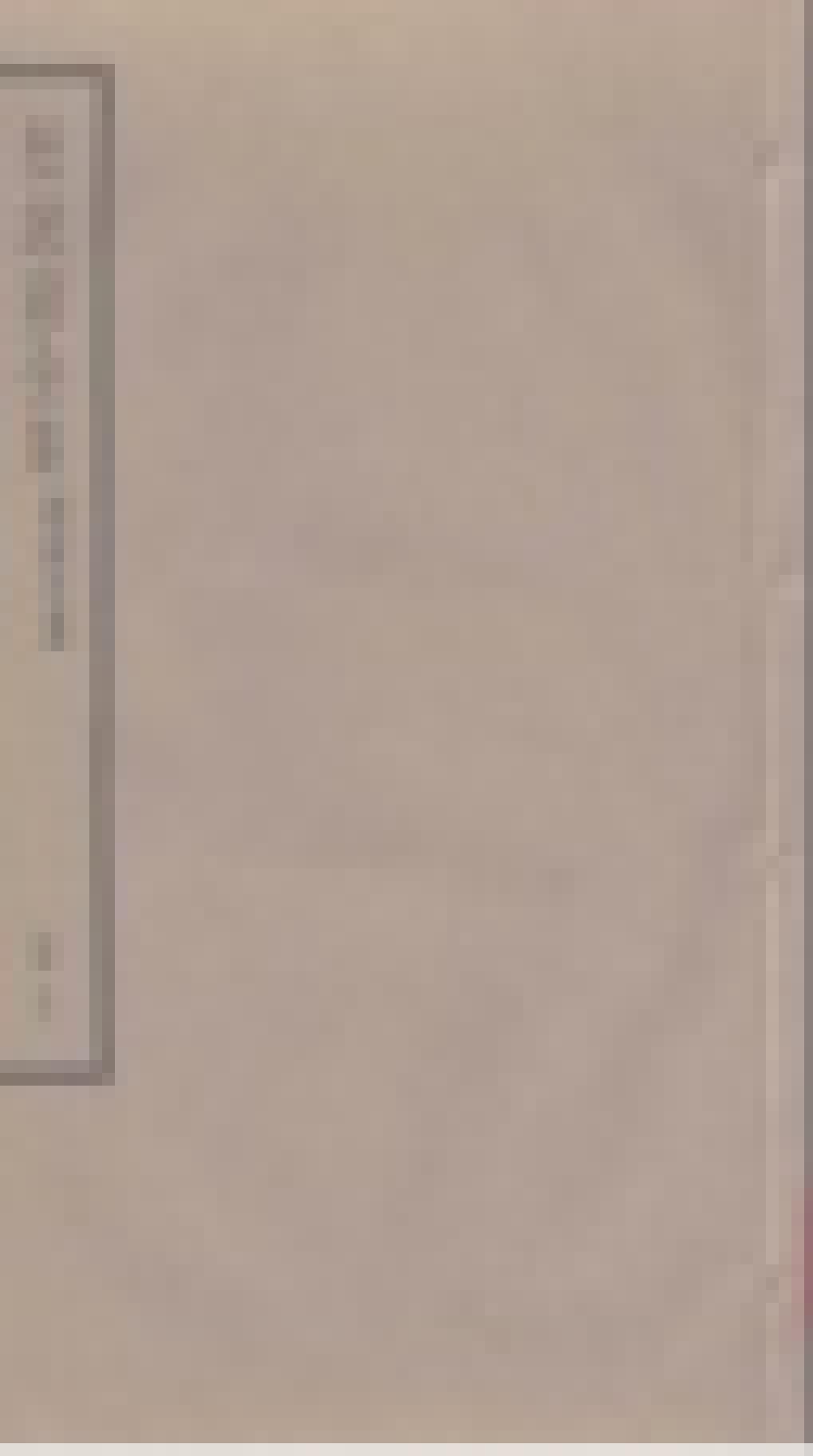


陸放翁全集

渭南文集

冊大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七

謝曾侍郎啓

刪定官供職謝啓

賀黃樞密啓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謝參政啓

謝賜出身啓

倅人賀賜第啓

賀張都督啓

問候洪總領啓

倅鈐轄啓

問候葉通判啓

倅吳提宮啓

賀葉提刑啓

賀呂知府啓

上陳安撫啓

上史運使啓

卷之三

十一

安撫局

十二

安撫局

十三

安撫局

十四

安撫局

十五

安撫局

十六

安撫局

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七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槧獲輸尺寸之長
永言卯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
世無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
許史旣家世之不爲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
學一昨奔馳薄宦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
遽侵於壯歲食有蠹蠭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
性命之憂不暇計飢寒之迫毀車殺馬逝從此以經
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
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披泉局而起白骨稱
於天下曰知己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
難勝於此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
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
傳揚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於雜恕則不

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汙題品然而仰觀明公之勇退
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絕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
遠顧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
命豈其或置於胸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於門下終
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旨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
恩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
法家者流肆於秦漢之際以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
以律爲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
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
置局而總以彌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闊盛衰
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
憮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
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於
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

之賜某敢不計尋廢忘激勵懦庸念彼三尺法安於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取出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黃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有求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於正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絕學於敝缺不全之經凜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闕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沿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憚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

難夷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
心雖歸而強弱尚殊踊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
決堅壁保境則曷慰后來之望闢國復土則又有兵
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獲侍燕居
每妄發其懶愚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憂於謀夏
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除編脩官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
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疏文詞朴
拙頃遊場屋未能絕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
於歎乃至於手編簡冊身綴鷁鸞豈惟忘魏闕之心
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日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
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
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
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廈故

令濫進以廣旁求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
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
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輒塵於
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拙無能下愚不
肖分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下學但慕於俚儒娛憂
紓悲於山巔天涯之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
迫浪爲衣食之謀投檄無緣強顏可笑橘踰淮而爲
枳竊自慨然泥出井而作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冊身
綴鷁鸞筆研重尋氛埃一洗茲蓋伏遇某官至仁無
間大德有容文兼衆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
於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
何傷於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
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圖成
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莫拜內科之寵
感深涕隕愧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
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歧故祖宗非私於俊造之科
而公卿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
足以配絃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
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爲私或兄
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繇至當故可無慙如某者才
樸拙而無奇學迂疏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攢名場敢
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
字如鴻猶疑夢事茲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
林以謂設一目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
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攀而
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
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敘私情之謝

舍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惶伏念某才本迂疎識尤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貴權旣憎糠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輒巧訟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莫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媿卿雲槐花黃而竝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冊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餞督中外之軍仍專閩寄傳聞所遠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聖神徧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

績恍若古人詠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
尚警煩幕府之親臨元黃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息
果淳膺於徽數用卒究於宏規仰惟列聖之恩實被
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
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
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寧虛
心而仰成某獲預執鞭欣聞出綺斗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勳名之益大雖
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尚或能被一二於弦歌冒瀆之
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
賓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
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飢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纏
鴛鷺會朝之列自傷勸鶴之摧頽望魚龍變化之塗
獨類寒龜之藏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

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微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
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欲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冊
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竝起之嶮挺金石可
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康濟之資排擯斥疏而彌
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荷從橐
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使檀於北固猶頗道德之
威某竊覩須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覩幸孰過
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倉鈐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
方修候問之恭已拜緘縢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
伏惟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緣沉余鎖雖勇略之
無前緩帶輕裘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
遂容顚願之餘獲廁遊從之未春容方麗戎幕多閑
冀加衛於寢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
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
愷悌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
行膺召節之嚴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
覽於德輝然猶幸須與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
燕寢多閑冀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僉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溫平其容若加親粲然有
文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懸明月之投伏惟某官
華國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
乃獨厚於江湖顛悴之人賣劍買牛念卽歸於農畝
築車戴笠尚永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於廟朝而施利澤雖尚
鬱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寢隆於睿眷傳聞
之始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闕議

兩朝之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
益出乘使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爲終始一節
鳳凰之翔千仞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
終排擯斥疎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
必使備歷於阻難所以終成其器業今者承邊鄙宿
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逋未止憂轉
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
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災渺之
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
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
去門墻寢疎牋牘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
驅卽下望塵之拜其爲欣抃未易敷陳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淳畀左符協於師言出自上意凡在
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恭惟某官襟量恢闊文辭
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於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

竹帛比屬邊烽之靜力辭宮鑰之嚴雖北闕之書至於屢上然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奸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荒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好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背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於私嫌遂再汙於除目始終微倅俯仰慙惶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器函康濟閔議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臺省之英出試蕃宣之績雖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

國寶繫安危之重佇聞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
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
書冊在前願卒門人之業小子洒掃應對則可敢晞
別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於再嘗地易南昌瓜未期而先代
雖千里因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
本小知器非遠用昨侵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
目雖頻不出百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
宜永放於窮閭猶得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
恩超超空凡馬之羣實非能辦默默反屠羊之肆其
又奚言僥倖非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
度淵渟不媿於天而不怍於人卓矣誠身之學有考
於前而有驗於後大哉致主之言顧自信之甚明雖
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
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漫刃將前雖多病懷歸徒

費虛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束溼之憂

渭南文集卷第七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八

畧發解進士啓

畧廖主簿發解啓

上二府乞宮祠啓

賀吏部陳侍郎啓

賀蒲陽陳右相啓

謝王宣撫啓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謝洪丞相啓

上王宣撫啓

謝晁運使啓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畧薛參議啓

畧衛司戶啓

與何蜀州啓

畧交代楊通判啓

與趙都大啓

典故略大書

東周易傳

禽爻升蠱瓶

禽龜

禽龜四矢

鵠張張

鵠張張口吸藏

舉其手

王王言舉

舉其手

舉王言舉

賈誼賦古詩

賈王言舉

上二在名知固

賈矣知固固固

禽龜舉其手

禽龜主舉發疎

舉其手

舉其手

渭南文集卷第八

倉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雋學富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觀萬里搏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溷子行聞桂籍之傳欣佩兼懷敷宣罔旣

倉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覩雄文授贊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強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勳百戰之餘豈意羈遊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妾技尉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卽膺於顯擢其爲贊喜莫究占言

上二府乞宮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散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慙儻少逭於飢寒誓永投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寶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卻粒茹芝冀麤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眷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羣情交慶若用人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昔撫運而有

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而難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主上嗣無疆之慶基恢有爲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恥君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而業鉅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岳牧則又卓爾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貶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疎而莫置殆藉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門墻晚依幕府誨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悟溪之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蒲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鵬大號位冠羣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

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譖論亦或抵巇而公議終勝故士氣屢折而復振邦朋旣久而自消譖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日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羣邪之銳蓋一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勛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覩茲時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
銜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
翻誦說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頤
預朋來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
特嘉於樸學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
離遭塗顛沛駑馬空思於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
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
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
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
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瓊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
坐竊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
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
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誠貫日踐危
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
相請行於淮右然蕭公宜在於闢中姑訖外庸卽登
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疎亦加

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
書才雖盡矣持被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尚力著
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
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己
知慙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
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
世寢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冀
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
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迺至如此卒
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
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驂
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
故城雖號烏蠻之絕塞乃如別駕實類閑官況惇惇
方起於徒中宜凜凜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

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
昔竝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旣嗟氣力之甚卑
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嶮歷吳楚舊
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弔興廢之
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豪分娛憂紓悲亦當勉見
於言語儻麤傳於後世猶少畱於深知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綬之
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
寸心伏念某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鉛槧嘗
廁迹於紳縷再歲京華每有鳬雁少多之歎一時士
類或爲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譖金孰信淡交
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汚
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
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彝鼎方書於

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際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界
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臥護鋤耰競
勸流通已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
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閒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
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縣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
刻唐士齊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竝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墻
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
伏念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
之大節迺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
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
臣暫臨西鄙獲廁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闢萬里之
行奮厲欲前駕馬方思於十駕羈窮未憊沉舟又閱
白無餘如輸勞効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

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覘於光瞻已少紓於志願此
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鍾太行
黃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
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
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展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
爲門下之羞儻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
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謝晁運使啓

赦火後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赦恩加慰藉乃煩竝蓄而
兼收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
生學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束縕偶緣羈宦獲託餘
光別駕治中已負曠疎之責祝融回祿更慙備禦之
疎方炎官熱屬之鼎來實杯水輿薪之弗救煙埃蔽
日綆缶交塗鬱攸遽駭於黔廬倉卒僅知於顧府焦
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橐衣至屈使華之重惟

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道精深宅心誠
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
池魚於必死弗用玉瓊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
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
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嘗如濡膜之時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
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督病見謂散
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麤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
事少年誤竊於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慙於大學一
來楚碭再閱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
名惟謹幸逃有蟹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豈
期僉論驟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
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欲雖持秋霜夏日之
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

聽何傷曲恕聾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竝采而
遺某敢不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
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畧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幕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幸小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於主知虎拒尤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廢論蜀顧臥龍之遺蹟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淹然絕景政煩於彈壓某久疏塵尾之誨喜聞鵠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畧衛司戶啓

彈冠巫硖早欽三語之賢捩柂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文兩厚感怍兼深伏惟某官自立修名收蚤上第

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
雍容之論豈獨有光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
痛懲文法之疎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
子其能乎願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
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
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
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
風撐船終不離於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
來恭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
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
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
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
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

禽交代楊通判啓

瓜成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帳候問之未遑
敢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
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
六經所宜問津於黃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
白鹽之下卽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
契道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艤輶峨弗獲往迎
於市暨歸依之素敷敘奚殫

與趙都大啓

游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劄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
迫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爲
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已
收者十年身困遠遊車轍幾環於萬里北官巴硖旋
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
骨無毀而亦消羈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惶惶之安
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慙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於
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斯蓋伏

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遊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第八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九

與成都張閣學啓

畣勾簡州啓

與蜀州同官啓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與李運使啓

上鄭宣撫啓

賀葉樞密啓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

啓

賀龔參政啓

賀葉丞相啓

與錢運使啓

畣南劍守林少卿啓

與建寧蘇給事啓

與本路郡守啓

福建謝史丞相啓

辟舉

辟召

興本韻釋七言

金本險安林少卿

金文升朝太丞

覽藏沃時

領歸日參觀古法

上聽言事

同有客

金本韻正

渭南文集卷第九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
將攜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遷難移大
惑莫解光陰晩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
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
鞭旣云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
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劄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旨
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闈之知獎老馬已甘於伏櫪
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恭惟某官學
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類仰之際體道
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
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
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
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莫居草

堂之補處尚竊光華

畧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
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箋之況豈勝末路
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
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
巾瓶無定如雲堂日過之僧比叨闇屬之招實過塹
人之分方剗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夕矣倦遊幸
茲小憩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悵悵
浪迹之安歸假亹亹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
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景久
歇壯心理剗曲之歸舟方從此日上浣花之絕境敢
倣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
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於遠業

而盛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閨特詒
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

感懸交集敷敘奚碑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恭審璽封緣底疏恩遙下於霄宸幙建碧油開府全
臨於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
託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
兵擊首有尾應之勢儻事權之少削則脈絡之不通
宜得股肱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荆豫外撫
戎蠻亭障騫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
之衝蓋有應變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千里之外
維時詔旨實契事機恭惟某官淵博有傳方嚴不撓
欲言崇議卓爲百世之師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
入則首處六官之長出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
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崇而心益持於挹損涵湖
海胸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

關中旣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之憂江左自有管夷
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況綠綸之命適茲弧矢之期
維嶽降神而生申不應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
遄觀袞繡之歸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袴服弓刀
之役雖恨迫於衰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欣承於閑
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
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
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
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
捷路恥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
比下九天之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
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闔之
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
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

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歌舞於德化
從天而下卽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闕馳奏捷之
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勳之典士心闡懌國勢尊安
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
未歸旣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
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
克相後人上帝爲生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
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輶門之溪望復河關其自此
知龜筮之悉從恭惟某官氣壓羣公才周萬務識若
蓍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大床
之獨臥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輒近司來恢
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爲邦寧止學
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遄觀推轂而出師先天
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卽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

熙寧某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於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賒於委骨猶復覩於伸眉仰跂光瞻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勳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辱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

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
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
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
一人誰其倫儕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
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
摧藏非復雕鶻離風塵之望然飢寒蹙迫猶懷駑馬
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曩睠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
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
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爲薄命省桃源
之昨夢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
圖末路更汚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
獨襞牋染翰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
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髦根於高明用以忠
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周

宗之百世誠明白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羣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卽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帖或在莫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丞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
歸然某少從史氏之遊麤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
象有開太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
於提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祲之際見
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之姿應乾
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懿萬卷讀書盡是經
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功比謫井絡之歸式
贊斗樞之重俄進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
哉恥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

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雁門之絕塞興植禮樂於
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憺殊鄰玉輦受
渭橋之謁治偕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遊謝
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
於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効命
於馳驅孤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
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驩喜一意某聞
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
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
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倅
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
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
恢闢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
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

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不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畧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叱乘輶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瀆階清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卽載驅於原塋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門

壻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踰分已多置慙無所伏念某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

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爲天下之晴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疎謂擯斥之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郛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畧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顧惄惄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分已踰置慙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宕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然遲莫進趨梗野占奏空疎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郛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詔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齒豁更自

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
忝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奇薄命子立孤生小
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
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
恭承清問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
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
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
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逖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
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
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蹕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
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
華東閣官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

期顚頓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其
茂朝望素高俯憐萍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
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二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
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宦獲從於
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
闡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
爲牛李之黨旣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
幕之遊始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
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
律復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行能士
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
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
人材以禮義廉恥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
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辱瑣猶

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
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
或麤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珍倣宋版印

渭南文集卷第九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

上趙參政啓

上安撫沈樞密啓

賀泉州陳尚書啓

福建寧陳通判啓

畧漳州石通判啓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謝趙丞相啓

謝王樞使啓

謝錢參政啓

謝侍從啓

謝臺諫啓

與本路監司啓

畧本路郡守啓

畧寄居官啓

賀葛正言啓

賀周參政啓

賀謝樞密啓

蘇軾詩集

蘇軾王氏類

蘇軾文集

蘇軾王氏類

蘇軾文集

蘇軾東坡集

蘇軾王氏類

蘇軾東坡集

蘇軾王氏類

蘇軾東坡集

蘇軾王氏類

蘇軾子

蘇軾文集

渭南文集卷第十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
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
知榮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疎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
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迨從幕府之遊始被邊州之
寄方漂流於萬里塗飽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
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爲頽放則不敢辭橫得虛
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再畀守符曾未綰
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遂以羈旅入朝之始首預光
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
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
捐漢節爾然遲莫被此恩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
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
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麤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於明恩
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慙汗爲之浹背
感涕至於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疎寡合雖抱宿
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自屏跡於寬閑已
頽心於榮進徒中起廢方蒙僰道之除望外召還忽
奉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慄論奏空疎徒叨三接之
榮莫陳一得之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
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
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
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
絕吏竝緣斂散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
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

歸嶽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
德冠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
擅諸葛宇宙之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
素履超然去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
欲急流而勇退顧眷求舊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
起於名邦卽延登於政路某久違德宇喜聽除音承
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慰於窮途

福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逖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
之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
蓬萊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
然克守於家風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卽聞追詔遂陟
顯途某託契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
知猶冀殘年及見郎君之貴

福建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涓辰視印土心甚鬱謂斂經濟以惠

小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是
正直擇乎中庸崇論欲言挺松柏貫四時之操高文
大冊擅江河流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
巡而小卻使爲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
聲祭竈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
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
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
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
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
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
藏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甌閩超
躡既多便安尤極徒以久違於公袞悵然願事於師
門山川閒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祇奉於詔

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
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
舍牛寧廢於釁鍾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
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
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荄而某筋
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疑問道自憐卒業之
何時訟過戴恩尚冀收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轍而西上
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爲遠吏之光華伏念某拳曲散
材聾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
遊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
詞藏之名山本欲麤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
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下雖復顛躋於薄命要爲
比數於明時而況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表清閑之
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某官誕保民彝堅

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慷閔道術
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爲
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
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
新功樽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於
故時庶仰答於聖知亦麤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轍而西上
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拳曲散材適回末路浪
遊山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
癖斐然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
於乙夜既閱期年之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
途尚乘輶於名部始終僥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某
官謨明彌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爲特達之知
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屢下器使不遺雖

云薄命之顛隣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簿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構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麤酬於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轍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只尺睿獎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官謗又辱詔追半道遣行雖歎接遲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朝茲蓋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効曲加杖拭俾竊便安某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莫雖嗟已失於東隅激勵衰疲尚及未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
始終僥倖俯仰兢慙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
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
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
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
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麤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
賴密加於覆護固難終逭於顛躋此蓋伏遇某官義
薄九天量容百輩念器盈則覆推轂無所復施然令
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優除雖愧招
麾之頻亦驚吊賀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
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忘尚少贖於空餐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
始終僥倖俯仰兢慙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
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

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
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真承
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麤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
謂并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遇某官山
立英姿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聳於朝端用憇持
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
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
於從宦服勤不忘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諸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轍而西上
稍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已踰置慙靡所
伏遇某頽然遲莫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
吳萬里交舊半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
刀而買耕犧將掃軌於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旣
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
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海涵愛

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施及妾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卽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畧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畀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逾置慙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於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旣

畧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虛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簽判云老夫

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之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

范幹

提云

尺素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

悵道舊之何由 陳檢法云 汗漫簿書敢冀澄清之効
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德直北屏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袞
之忠上虛佞性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
擅世偉識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
風而知敬讌書羣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
之從容屢動天顏之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
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
奚難某屬以乘輶阻陪賀廈比年十漸必盡告於吾
君一日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抃躍罔聲敷陳

賀周參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
潤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
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
主難逢於千載高文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宿

儒有死而莫見於世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
成功告於神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
王言建顯位施尊名震於方外一變猥釀枝駢之體
復還雄深灑噩之風搢紳竊誦而得師夷狄傳觀而
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勳雖箕穎之志屢陳然莘渭
之求焉往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
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
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於一二
已見謂於崇微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
之地公毋困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
之命然易間者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
於寵光願益思於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爲善類之

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綺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
容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

石之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
言責二年極人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
直之無朋遂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
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
薄俗盡見明謨網漏吞舟示大平之寬大雲興膚寸
澤庶物之焦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足儀刑於後世
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雖知薄命之多奇猶復誦言
而不置使駑馬妄思於十駕而沉舟未羨於千帆求
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
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

大中興紀事
卷之四
宋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十一月庚辰
知樞密院事何公輔爲樞
密使公輔奏請解羣公禁
兵移禁軍爲淮康之戍以
杜賊盜之源賊不得近城
則無以制之人主不以爲
疑故能保全一時得無失
此其時每大帥以數萬人領
數千騎出擊敵士卒踴躍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一

賀禮部鄭侍郎啓

會撫州發解進士啓

賀施中書啓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謝梁右相啓

謝周樞使啓

謝黃參政啓

謝施參政啓

謝臺諫啓

謝葛給事啓

會交代陳判院啓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謝梁右相啓

謝周樞使啓

謝臺諫啓

謝監司啓

會方寺丞啓

賀王提刑啓

與汪郎中啓

與沈知府啓

賀留樞密啓

賀蔣中丞啓

賈仲達禮塔

賈蘇中丞塔

與王貞中塔

與叔映郎塔

舍友去丞塔

賈王點紙塔

崇喜禪塔

崇禪巨塔

崇禪笑古財塔

崇因勤剪塔

魏武侯子財塔

魏文舟刻碑記塔

魏故參知塔

懷慶參知塔

吳郡王太師塔

懷樂古財塔

庚辰年歲在己酉夏
賈敬業書於西廬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陞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於
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恭惟某官
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
欲議皆可質於鬼神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
霆而獨立惟上聖克勤於總攬察羣臣各盡於才能
謂其代予言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
老成況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惟時異數
實冠清途然而文闢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
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
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
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
老矣尚及見之

會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贊之恭
恭惟某官奧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
世之邦絃誦相聞陶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於宦海
姑鴻漸於名場某偶此乘輶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
惟慶榜帖之馳藏室讎書尚及見雲霄之舉其解魁云
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裏然擢秀遽勤授贊之恭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閟早冠羣仙之遊詞掖高華旋觀一佛
之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
夷粹高文大冊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欲言
盡得宗廟朝廷嚴重之體久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
手而旁觀況今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
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內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於
四夷號令婉乎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
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僑潤色雖概取儒
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

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人戛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
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
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
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材聱牙曲學既
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
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徇馬之心而俯迫頽
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
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惜聲光敢圖廊
廟之尊未棄門闈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
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
於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揣
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羣材留朱雲
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
風翹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疐

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
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
戴恩刻心慕道誦丹臺之莊箋少尉素懷拜玉局之
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技拭付桐江千里
之民瓜成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
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灤濶本思自放於江湖
社櫟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宦
以忘歸頃自吳中久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
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
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
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貌是羈孤孰爲別白縱免投
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闕
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閭閻
廢斥之人莫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

宋奧勳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烏几几
同宗社之閟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挺陶
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燮和
輿論闢略彝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
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
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鳬脰則自悲恐難
逃於薄命

謝梁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遠叨出守之榮
挈於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
伏念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
鷁退飛仕已冥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
澤西上三巴繆見推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
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
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而莫數湏
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皦日之中天固宜

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於吳越之間先世嘗
臨尚有召伯憩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繡之
歸巖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
幹化鈞一氣鳶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矣桷各安小
大之宜俯憐囊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摧頽雖久省
錄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
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旣啓迪於淵
衷遂燮和於輿論而某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
風雖幸春回於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到於修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疎忽喜長安之近戍期
未及先寬方朔之飢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
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
沛龜六鑄而不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
之祟虛名結不解之讎酈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
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

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此少伸制
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陌相望封培勿
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
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
已久望子仰闢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
紳之慮方廣求於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
啻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
難而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
堅馬革裹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援臂不
俟之相

謝黃參政啓

病餘揣分蘄續食於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於近郡
感深雪涕慙劇辭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
嶓嶺絕身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
葬支離之骨辱招羈旅之魂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
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

有朝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
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孤迹之少
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民有社地連右輔
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
俗狀以自慙此蓋伏遇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
是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恥以遇羣
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
新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遶枝
姑低回於晚景靈丹點礎儻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界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
節鎮俯憇章綬之華區僂拜恩譖諄敍感伏念某薄
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
君子之大道徒益顛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
臥尚無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況有故人憐范叔而贈
袍牛欲釁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縕何以自還敢期累

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日殊常之遇光生分表嘉溢情
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脩門在望曾無日
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蓋伏遇參政相
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託終身之
重三吐哺三握髮慙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
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闈向使不爲萬
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於方冊竊喜得
師聞道義於薦紳亦嘗願學旣積精誠之至果歸甄
治之公旅進無階歎空馳於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
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
方窮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慙極辭顏感深雪涕
伏念某遭回薄命顚頽餘生肄業荒唐小學僅通於
蒼雅屬辭卑弱奇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
搖搖而欲折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

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況此名城今爲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爲之地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急噓枯仁先念舊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紓於溝壑爲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明恩驚釁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閭叨臨近郡爲農爲圃三年之冗不治如絲如綸一字之襄過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鷦鷯之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鼈已媿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瘞兕亦成於昨夢但欲負耒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甯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蹠界近郡承

流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爲之地此蓋伏遇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謄茂實而蜚英聲久隆上眷息邪說而距詖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生雲於膚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泚筆之榮雖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天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難

畧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畀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疎顛頓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莫投幘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

推於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謠誦上聞豈獨最列城
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
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慙然獲舊青旛在衰
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獻多閑願遵輔養之宜卽慶
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
身旣復歸於鈞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
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
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
以免歸雁食無儲鶴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
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
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地此蓋伏
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
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
念孤生已侵莫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齎遺恨

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扆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睠表之顚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旨徒積蔬慙伏念某四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鑿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摘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頽齡安國之擢徒中曷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屢抗廷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書施及妾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湔累歲之罪愆使爲全人以畢餘日某

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椎魯
少文之謂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
辱知其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違只尺旣諧就日之心
父命惟所東西況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
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
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
蹈蕩回毀靡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
懷出岫之心病鶴襯緹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某
官道窮冥奧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資宿望繡
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哀細德之嶮微開鴻鈞之抉
札念茲積譏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
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中實
創見於薄俗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
復入闢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

塵傾倒具陳慙惶無措

謝臺諫啓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旨明恩
觸熱卽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
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
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
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斬於
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
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望重朝
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之後坐銷浮僞之
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讒誣之巧稍收久
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
法在先務去奸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麤逃於
大譴庶少咎於深知

謝監司啓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旨明恩

觸熱卽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
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
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
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於
因任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
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學貫經
鄂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軺豹尾屬車卽
超登於禁路尚容衰頰之迹暫託澄清之餘某謹當
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奸政近
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麤逃於大譴庶少咎於深知

倉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榮問
情文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揔
參歷井久困客遊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旣罪愆之未
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
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

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顚頷之百罹借以揄揚
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緣病廢
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慙長者之見知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

誨用寬瘳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新內閣
圖書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恭惟某官
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
中外踐揚自際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
將階言語侍從之除游被禮樂光華之遺欽恤副九
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卽躋近列計乘
輶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疎心勞政拙伏
櫨志在千里悵莫景之已侵巢林不過一枝幸卑棲
之有託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境乞祠得郡尚記錄於明時
夙戒行艤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
伏念某笠澤農家紹興朝士壇參歷井久困客遊煮
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疚之相乘骨
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
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
其顚頷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共理之寄亦
及歸耕之餘而某扶憊以來罔功是懼快景星之先
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隣燭之餘光遂密依於覆護其
爲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臯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鄰邦公將假道
於虞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
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
枉足以自謀將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
急流之勇退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

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
願精調於列鼎卽歸觀於凝旒瞻詠之私敷宣曷旣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闢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符亟聞
殊曠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
師言允穆切以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裕
陵新六官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竝隆於文武固
將兼注於安危至以明詔特預於許謨尤爲本朝久
虛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
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
恭惟某官躬閔深魁碩之資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
雅望屢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雖疎而不怨以大
節事明主故旣去而見思世方譖譖以自營公固落
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勞淵乎
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留
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

之塵復列聖在天之讎攬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浯溪深刻尚自力於斯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闈之慶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測姑小煩於繩肅卽進與於弼諧豈惟斯民被化

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天白日之下
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隣之榮妄懷貢
禹彈冠之喜崇言欲議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
私憂妄有一二爲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鑽尚嗣布
於腹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珍倣宋版印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二

賀賈大諫啓

賀謝殿院啓

賀周丞相啓

賀施知院啓

賀丘運使啓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修史謝丞相啓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賀張參政修史啓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謝費樞密啓

致仕謝丞相啓

畧權提刑啓

畧胡吉州啓

會卿賜休婚

會卿吉休婚

賜卿歸休婚

侯士曉休婚

賈老叟女嫁女休婚

領讀美閣新詩博采休婚

對中華休婚

賈謙天時領少司馬

劉宣孝文閣學至休婚

真諦尚書近來發限婚

賈王郎休婚

賈諦取卿婚

賈賈大娘婚

賈諦歌卿婚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啟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
巋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
稽前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
北省久虛常侍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難畀託
尤重故政在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
臣仰觀十一聖家法之傳茲爲三百年治功之本繼
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閔遠許
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
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
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
之效成異時贊元經體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某
侵尋莫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疎妄欲依歸於公道分
當永棄特蒙欵拭於窮途何以仰荅門闥特達之知

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鑽尚嗣布於
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褒以逡巡久已抱獨立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諱之時在庭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嶽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而垂聽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於古人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木槁而譽益高鯤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恕更革者雖害己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莫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疎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杖拭

於窮途何以仰奮一見特達之知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鑽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
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寶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
門闈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
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
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
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
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
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恥高廟
有盜環之逋寇金陵有斧柏之逆傳江淮一隅夫豈
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
武嬉戈朽銳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
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蹟

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
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
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央長樂之
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
於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歡悰恤百口
之飢寒豈無竊覬拔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死
之餘生覩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
之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
邁往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
遠炳兩朝開濟之心明辯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
幾事自初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柏挺歲寒之
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輿清夷星緯明潤
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曩暫入於脩門竊有
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爲最先自隆師尹

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閣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
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戶善類
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
尋莫境顚頽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狗盜雞鳴之技
文辭自力尚能助裨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輶幾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
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
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
母用於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
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跡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
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
固已有成雖使空函固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
某官英姿邁往敏學造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隆委徧
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

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
某早陪談燕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莫境獲備屬
城閭里士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慙
修候問之牋尚加惠於始終俾麤全於進退歸依之
切敷繹奚殫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
雖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爲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斲
就養之榮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
廉退之風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懶歎許國
肝膽凜其輪囷慷慨疾邪山嶽爲之震動進率由於
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柏臺之峻
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獲麟以爲
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
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劖營之棄孰閔
餘生姓名託甄冶之公尚須異日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初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慙
伏念某承學迂疎稟資蕞陋幼生京洛尚爲全盛之
編氓長綴班聯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皆崇
已駭於燒城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
僅升於省闈旋卽返於鄉關鶴歸遼天狐死丘首蓬
戶十移於歲律漫亭四閱於祠官久遂屏居非始挂
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祿之人豈期垂盡之光陰
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併竊身章里恭聳觀共
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蓋伏
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
於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於鈞播雖迫崦嵫之
景亦歸坱圠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已憊草具明
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
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於觀闕
內祠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知鴻鈞之有自
恭以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
孝廟之內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
古昔威震裔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
網羅軼事潤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
兢兢之指豈繄遲莫能與討論伏念某天予散材家
承孤學生逢盛日蒙六聖之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
之識拔常恐脩先於朝露遂將莫報於秋毫豈期及
耄之餘齡猥得効勤於大典茲蓋伏遇某官材全經
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典文障士輿半可誦十載知

人按某承賚七朝稟資纂述比之東谷尚爲全鑑文
濟開善繼之勳猷雖無名文美矣茲特命筆以彰德
鄉時大薦司諱無事之謂也此蓋闕更使出轍之深

驥伏櫪脩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
少保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驩頌惟均恭以
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協天心於岷崙旁魄之際
動必有成隆主眷於蠟蜎蠖濩之中言無不用自登
近輔允迪大猷疇咨雖首於羣公謙畏不殊於一日
每稽首而遜稷契終選衆而舉伊臯三年有成四海
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
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所繫平勃均任於安危是宜
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同體羣生成咸遂協氣橫流
謹乃憲而屢省則成熟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
實擾始知靜治之功某獲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
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愆不忘而由舊章
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助輒千碰斧之誅冒

瀆寶深兢惶罔措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鶴鷺行之喜色而
況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己於寸誠是敢冒陳於
尺牘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
文經緯萬象蘊超軼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
而有山澤清臞之容禮絕搢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
心虛靜而觀復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
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點竄之功實以袞衣黃閣之尊
下兼蘭臺石室之事在天三后巍乎下臨作宋一經
信矣無憾某偶蒙簡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
何補不刊之信史仰傅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杜曲
之桑麻尚勞泚筆想典刑於諸老已媿空疎竭精力
於是書敢志策勵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鼈峯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尾之中

雖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敘丹衷之感莫知
雪涕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麤傳家學書藏屋壁尚
擯斥而不容跡遯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祟聚
謗成雷幸於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
伍之請任子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未學
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遊
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廡置逖奉詔除所愧忝大門
之官敢愧奪匹夫之志惟俟奏篇之御卽伸告老之
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鵬
一日遭逢開印適當於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
以造庭茲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均塊此作成士
類兼小大而不遺勸相皇家泯異同於無迹澤東漸
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於寸長罪不捐於一
眚故雖么麼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
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酬之無地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躡持從橐處內閣諭密之地繼大門揚歷
之榮端分奚堪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
途迹久困於多言年已侵於大耋都門屢入壯遊恍
似於前身冊府再來衆吏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
列刮譽膜以紬書非徒莫揜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
愧惟竢奏篇之御卽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
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
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引坐解顏之遇顧豈在於他
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
清鶩鷺之班驥伏櫪以悲鳴曩誰念者犬舐丹而仙
去今乃似之某燈火尚親簾瓢未厭修卅官而不墜
益體上恩繼家學於寢衰或傳來裔庶幾瞑目無愧
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露之私
非公台力假於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

涕泗交頤伏念某少乏通材晚嬰羸疚史闈八月常
懷渴日之懸祠祿三時淳上引年之請初但虞於煩
瀆旋曲被於矜從而況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
於常制桑榆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捨
青之幸里閭歎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
期奮庸熙載告猷於內時已措於太平祝鯁在前禮
每加於諸老亹亹誠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
裔之寧有光簡冊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穉
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
第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僉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
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
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羣公先正
之風踐揚早歷於清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
刃每有餘茲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

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顧豈符於僉矚還節
旄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於甘泉孰居公右某退
依耕隴密邇臺綱躬豈弟以宜民旣蒙賜矣用春秋
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旣

會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旣拜賜骸之命華牋贊喜更煩泚筆
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顧惟衰悴
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然英聲籍甚簡編插架
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
煩於共理卽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賒門戟
嘘枯甚寵徒藏櫝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旣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十三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上執政書

上虞丞相書

上辛給事書

當邢司戶書

當劉主簿書

與尉論捕盜書

當陸伯政上舍書

當王樵秀才書

於金鑄等效士合書。金王懿公本書
有金鑄主教書。又。聖書經語通書。
土辛合事書。金王懿公本書。

王懿公本書

升二叔與更國主書

王懿公本書

升二叔與更國主書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壬未正月二十一日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哉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寢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於天下是敢輒布腹心於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於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炤察不宣某等謹白

音貼黃 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陸下反覆省覽故
同敢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闊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

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蕭社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皇廬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

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

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鎔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於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釀緡錢以遣之破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

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江海之濤瀾大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碁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

中正閑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於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臯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倉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

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
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
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
其老妄意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
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惶恐惶恐
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
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爲非既不免求祿則
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爲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
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
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
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
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以眩世俗考
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熟足下謂此等
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
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
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

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
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
日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
欺邪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
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
珉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
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
餘道矣某文旣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
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奮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
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
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
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
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
何如也方竊愧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

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己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註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旣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頓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

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渟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沉痼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莫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
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劫比
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文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
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
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
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
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
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
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

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

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委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卽度其不妄或麤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縱跡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

暑野次自愛

倉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卽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郎上舍攜所貺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局戶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

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
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
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
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
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
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甫書用意尤至則
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
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不欲盡
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墓已卒
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
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
奇妙感激千萬匱匱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

塞珍重珍重

僉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
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

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麤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不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駑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韙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噴噴稱屈某至是直欲以麤官不與考

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牆而未敢
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修朋友之好而
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
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
決當黜尚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
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
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責足下以不少動
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
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
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
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
不可邪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
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凡吳之陸皆同譜所
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顧尚可紀則
於足下亦有瓜葛蒙敦篤尤感日莫詣見先此爲謝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珍倣宋版